

皇明法傳錄嘉隆紀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嘉隆紀卷四

西湖 高汝拭 輯

同郡鍾 鑑 參

高鼎煥 校

沈青霞云
節膽力具
于余州檄
考目宜條
錄諸紀但
畧之不詳
何也

辛亥嘉靖三十年正月朔上不視朝○錦衣衛經歷沈
鍊劾嚴嵩父子奸貪十大罪繫拷訊令田保安鍊以荏
平知縣再補清豐令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
陞爲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加鍊炳與嚴氏父
子深相結以故鍊閒從世蕃酒所世蕃喪所和客給事
者飲非其任強灌之鍊卽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鍊
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呼踊出師

賈有進氣
左右當爲
性所

二表亦登賦已慷慨更聲長嘯泣數行下至是虜關入
塞勒幣通貢天子下其書令禮部會文武羣臣計就
便趙貞吉請貢不宜許而檢討毛起嘯言吾姑寬虜
以予貢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廷叱之爭之堅而鍊後爲
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邦謨怪而問曰若何小吏也
沈鍊自攝之曰大史崇弗言故小吏言胡怪也且不曰
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禮部持趙議上竟弗予
貢當是時鍊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
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
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情歸必大勝報聞○當是

開馬市

高汝拭曰
互市之名
起于開元
突厥此加
可汗遣使
入貢請于
西受降城

時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絕事不以報事急則入賕居間遂免嵩日以重苞直益廣於是鍊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修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上所異同宜從坐詔以鍊誣詆大臣自爲名廷杖之謫田保安

三月吏部尚書罷以李默爲吏部尚書○詔開馬市先虜酋俺答以去冬求貢朝議未許入春益求之數仇鸞雖聲言北伐實內畏虜上言請許入貢欲於宣大開設馬市虜馬一匹償幣若干乃密遣養子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俺答以貢馬互市爲請俺答利我貨幣投驛皇明法傳錄卷四

爲互市集
海關稅
市式以
貨與月
爲牧稅店
是馬道此
當時以互
市馬道之
本令以
互市爲
實之果何
其相及如
此

書於宣大總督魏祐言求通市。祐以驛書聞。上命廷臣集議。爲力主之言。永樂成化中嘗設馬市於遼東。并海西女直及朵顏三衛。今虜求開馬市。留使爲虐。糾叛示信。似宜暫行。兵部尚書趙錦議與鴛同。上意未決。問相嵩。嵩以一年四次。每次用馬價十萬兩。似期密而費廣。且犬羊蹊蹙無厭。將來難以阻限。惟一年兩次爲宜。上然之。議遣兵部侍郎史道主其事。○兵部員外楊繼盛疏曰。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者有十一。○曰虜辱我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大警。○二曰。屢命北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天朝。與犬羊市。損國家。

大威四曰。彙條威憤。誓死決戰。和則灰其效用之心。五曰。將士偷安。懈天下修武之志。六曰。以後私通者勾引牽連。開邊方交通之徑。七曰。國威日玩。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曰。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曰。墮胡虜狡猾之計。十曰。怠天下根本之謀。且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脩武備。夫果欲修武。何籍於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利於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戰馬。况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暫許馬市。漸將通貢。以爲永利。不知市馬。我猶得少償其價。貢則徒手取空利矣。謬三。或謂虜旣和我。當不失信。不知虜類日衆。安能盡厭其

高史論
言馬市之
開將導延
以飭我內
治即兵法
以利動之
之微意其
平則之長
策

欲且小信亦安肯守也。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威養寇禍甚於戰。謬五。疏入帝謂阻撓邊務令錦衣衛訊杖貶狄道典史。

四月開馬市於大同。領羌堡俺荅與子脫脫等共易馬二千七百餘疋。

六月仇鸞漸跋扈受諸邊將賂賄無厭時時與虜私相結。所遣時義與虜俺荅義子脫脫結為兄弟。朝士無不知鸞亂政無敢言者。鸞以防秋布遣諸將乃徵商大節所部兵自隸仍檄大節防禦京城四丘大節以已列九卿不當受鸞節制且執奏巡捕舊不隸京營祖宗有深

天功

意不宜令鸞併之。又劾鸞包藏禍心，鸞卽疏排之。請大節論死，寔於獄。

七月中，國妖逆蕭片、喬源持白蓮教，出入虜地，爲妖聚黨百數，教虜以火食屋居。侍郎史道密蹤跡之，執五十餘人，以聞。詔百方索獲，無使留虜養患。仇鸞請爲賞格，擒縛允之。○總督漕運都御史應槓請開三里溝以通河運。

按三里溝在淮河下流，黃河未合之上，舟由三里溝出淮河，達黃河道里甚近，工費不多，故除河患無以易此。

禮部尚書徐階言：仇鸞調邊兵分布於外，而京城列營

即商大節
意而從中
第之遇理
異勢與
真之分也

仇警此請
整欲掩已
之罪也而
不知挑釁
通禍

者惟京軍班軍不知此屬僅可居守未能出戰去秋虜
薄城下莫敢發一矢虜所以肆然無忌也及今不一創
之虜患寧有既乎臣聞各處勇敢之夫有自備戰馬戎
器赴京報效者乞取團練有功照例陞賞得旨允行
八月仇驚請討朵顏諸夷影克哈哈赤等兵部尚書趙
錦言各夷歸附已久未必一旦盡叛其有一二反側在
以方略祛除之而已請下總督鎮巡詳議於是侍郎何
棟言影克哈哈赤乃朵顏夷酋一有動搖將致諸酋俱
叛不宜復啓夷囊况朵顏犬羊也住牧此地縱有反覆
爲患尚小北虜虎狼也若使據此禍將無極如果剪除

集計

朵顏北虜窺隙勢且憑爲巢穴是擄毀藩籬延寇以自近也。上從棟議○僉首執蕭斤等來獻詔謀於市。

時虜族市旋槍結之則指芹等以自解其實芹與明鎮在虜皆不足爲有無而首惡裔源丘富爲虜腹心爪牙者則實然如舊云。

十月侍郎何棟擒獲朵顏叛逆哈舟兒陳通事訊鞠禮部請告謝靈壇郊廟行獻俘禮○奉桃仁宗神主升祔孝烈皇后主於太廟第九室初孝烈皇后自九嬪冊立庚子宮闈之變有翊護功上德之旣崩始謚曰孝孺易今謚一日上忽諭禮部議桃仁宗主而以孝烈主附廟禮部尚書徐階合諸大臣議房大約以女后無先祔廟

者請祀之。奉先殿時諸臣相顧莫敢發獨禮科給事楊思忠以爲然。疏上。上大怒謂階與思忠專之足矣。何諸臣爲令再議。階不獲已乃少旋其詞以爲太廟九室皆滿。若以今上諭仁宗固在所祀。第此乃他日聖子神孫之事而仰煩皇上身自議之。臣等愈有不安於心者。夫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遞益之於太廟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附孝烈則仁宗不必祀而孝烈亦可速祀。止難於增二廟謂階故設難以阻之。愈怒促更議。姚仁宗附孝烈所以督責該部者甚峻。階不敢再忤。竟奉旨。然天下以前議爲正焉。

十一月俺荅子脫脫等令虜人驅馬至城下計值取價共易馬二千四百餘匹事竣俺荅貢良馬九乞再市。請降勅厚資之。上命賜俺荅紅錦襖衣一襲金頂會升一金束帶一脫脫紅緞虎刺等青緞各二勅史道道官頒給宣諭朝廷恩威仍令嚴勅部落勿得生事邊陲自是虜既得入貢乃以麻瘡馬多索價值弗與輒大譁大同市寇宜府宜府市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幣未出境虜寇卽至并所得麻馬皆掠去虜日駐大同城外訊之輒以貢市爲言將士不敢拒大同三邊垣及諸營堡盡燬壞士卒不復出戍脫脫等又言富虜能以馬易段

一○意戰守
原是正理
互市之舉
未免相踰
曲徇
仇○營○光○通
虜○失○上
執○諸○之○難
爲○行○之

臣月長身學問事金長凡
六
貧者惟有牛羊。請易米麥。道乃上言。請如虜議。不則恐
其衝決。有妨大計。議久不決。兵部力言不可。上以道
不思處置邊備。乃爲噴奏。遂召還京。自是虜衆謂中國
不足信。後時時剽掠境上。巡撫李逢時乞速備之。仍宜
示恩威。令復約束。部落歲以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頻入。
如面從心違。當嚴絕之一意。戰守本兵亦云。竊慮非策。
上命總督官偵探防禦。嚴通虜禁。
十二月 吏部尚書李默以推張泉謝孝儒爲巡撫。革
職以刑部萬鍾代之。

壬子嘉靖三十一年正月虜侵大同益數。仇鸞內不自

安乃上書請出邊正罪

三月祔王景王行冠禮○命徐階入內閣辦事

鄭王厚烷疏請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臨理克已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簡禮忘政飾非惡諫神仙士木爲規上手批其疏曰爾探知宗室有謗毀者故茲效尤彼動熨細物一無賴子耳爾真今時之西伯也請欲爲爲之○議裕軍儲時北伐議急令諸臣建議軍需給事中劉體乾言當章冗員清冗費我朝成化時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又十萬餘今邊功傳請添設恩蔭不知凡幾元年光祿積剩不下八十萬縱供用日增從中

馬市之開也。驚實畏虜。上疏請許入。開設馬市。迫嚴市。屢欺虜。遂漸漸入寇。驚始畏禍。密疏請罷市。又請出邊正罪。然驚實無意計。賊第爲大言以自解。云虜不足平。及督重兵蓄結。不能戰。嚴嵩以

之深。不可問。亦欲因事以暴其敗形。故每言驚不職。上令兵部傳諭之。驚不得已。偵虜衆數千。住牧威寧海。側利其數少。欲襲有其功。乃率各營親卒。及徽裨將。統

遼東馬。遠涉長途。以爲功。反

兵萬餘。夜馳二百里。比曉。及威寧海。虜覺。悉衆突出。驚等倉皇失走。殺傷官軍一百二十六人。射死馬百餘匹。

野史

思義報
之士舞
之小臣
奸雄誤
之倫反
之大將
變此能

奔還中途斬獲零騎六級上疏言狀張其功伐仍賞幣
資幣之行邊也請以戶兵工三部侍郎從兵部主調遣
戶部主糧餉工部主器械三侍郎各簡其屬皆隸營幕
府自布科條煩碎嚴苛勸以軍法爲言諸司莫肯行者
○禮部尚書徐階言皇子選婚講學實惟其時因遵
例擇吉表請冊立上問嚴嵩亦以爲言上竟不行
四月虜犯都兒辛愛原入犯遼東姚天謨力戰潰圍死
守備王相率兵數百力戰胸首被創或阻之相曰以此
一腔血報國恩耳後身被十餘鎗死贈都督同知磨子
千戶

不悅

好酒者之
以食部定
誤圖

七月虜寇勦遼。鸞當出師。疽發於背。既而遼報愈急。鸞
全病劇。上言輿疾山師。請免陛辭。從之。然卒不能出也。
又顧戀大將軍印。不肯納。朝臣無敢言者。兵部尚書趙
錦抗跪。鸞病不能軍。印在大將所。諸徧禪令不行。請誓
假大將軍印。代出督師。上謂本兵不宜出。令收印。殺
上之。命侍郎蔣應奎暫掌錦印。夜至鸞第。收印。殺鸞。聞
之大恚。憤疽益劇。遂死。鸞數在上前畫策。調兵。自言靖
邊如反掌。上亦倚爲左右手。至是不效。稍稍厭之。及
死。上心知其好逆。未發。會鸞廝養時義。及候榮。姚江。
皆冒功。授錦衣指揮等官。知鸞死。事必敗。而相勸與陸

不足以
商大府楊
守謙

勅廷待
驛券而
實和房以
恐嚇朝廷

炳亦素忌讎乃給時義等曰汝禍在旦夕爲若計無如
通虜可免義等信之遂奔出居庸關鞏華城諸處欲叛
降虜爲關吏及邏者所獲陸炳疏聞下詔獄鞠之炳乃
盡發營前後通虜納賄諸亂政狀上大怒令諸司會
勘於是法司奏其謀反律當追戮乃詔暴露罪惡剖棺
戮屍斬首梟示九邊妻子及時義等皆斬籍其家沒貲
入官諸黨皆誅戍邊下詔布中外虜聞驚死旋亦引去
高汝扶曰竊以口辨數當重寄凡八人佩將軍印初皆
與前將軍尼瑪承天四以征夷將軍鎮兩廣三以都
差將軍鎮北平六以征西前將軍太子太保鎮大同
七以平虜大將軍鎮慶入以太傅總京營戎政掛印
國朝惟宜平王朱永八佩將軍印而實大然可謂叨

光帝之寵矣。然禦寇則束手無策。亂政則斷切橫生。上初以專任責成之心。望其委身報主之誠。而不虞至是也。自鶴舉無功。聖心已疑。雖然言無不從。亦駕馭之策。一報效耳。使少延旦夕之命。必生赴西市。噫。鴛不足貴也。國家養士二百年。一旦有急。竟使奸貪任事。於會皇之際。則相國者亦不得辭其責也。

八月高拱等充二王講讀官。

九月虜分哨攻山西三閭。三日不克。尋遁。○科臣凌汝志劾蔣應奎竄子繼詔名於兵籍。冒首功官千戶。通政使唐國相以子熙敬爲鸞家丁。冒功受百戶。各廷杖編籍。其子行巡按收訊。

十月御史王宗茂劾嵩負國大罪八。併選郎葛宗附權。納賄。帝怒其誣詆。謫縣丞。○以本兵趙錦阿附仇鸞。南

戊戌起翁萬達爲兵部尚書

學明稿中
於國不驗

十一月帝思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典史還知縣俄

則測止一
身似山立

遷南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尋改武選司科臣

樂於言之
勝也

李用敬請開新膠河循副使王獻濬治舊跡報可

韓子所測
外臣與內

十二月光祿少卿馬從謙劾太監杜泰乾沒內帑萬金

臣等數不
勝也

泰亦証謙密語皆逮訊泰免罪謙戊戌遭死杖下

癸丑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朔日食陰雨不見頃之大雪

然中字字
可贊天目

○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嚴嵩額政誤國十罪略曰太

非備其過
傳其過

祖輩中書不設丞相而嵩慨然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

權者人主
馭世之具

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擬旨竊美威福是好大權

逆世所以
風聞言事
而忠於
其字義
實無一
字

也見。皇上行政之善，卽令子世蕃傳言於人，歸功於
已，是掩君美也。嵩之擬旨，皆子世蕃義子趙文華主議，
是縱奸子也。令孫嚴效忠，身冒奏捷要爵，是竊軍功也。
逆竊以貪虐論革，嵩受三千金，威迫兵部，薦爲大將，是
黨悖逆也。胡庸深入，嵩戒汝襲勿戰，及皇上嚴治汝，
襲猶許竊賊泰保，是誤軍機也。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
官矣，考察而及其兄應豐，科臣厲汝進以劾嵩降典史
矣，大計而復行削籍，是擅黜陟也。吏兵選除，以入賄爲
低昂，故將官多股削，而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
流離，是失人心也。誦諛欺君，貪污率下，習俗漸成，牢不

可破是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有五奸以濟之。厚賄

皇上左右。凡聖意所在皆得預知而逢迎是皇上之左右皆為賊之間諜奸一以趙文華為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御史王宗茂劾嵩一疏。文華留之五日。方上是皇上之納言皆為賊之鷹犬奸二。愷殺騎緝訪。即與嚴衛結姻是皇上之爪牙皆為賊之爪葛奸三。畏臺諫有言。凡進士初選非出其門者不得為中行推官。知縣非通賄者不得與徵取是皇上之耳目皆為賊之奴僕奸四。慮部臣徐學詩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材望者結納之。變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為賊

之心。廣奸五願。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武召見二王。使
之面陳。重則置憲典。輕則着致仕。以全國體。上怒其
引用二王。命鎮撫司即訊待決。○御史喻時論嚴嵩。以
隱忍。鄙儒爲無計。以依阿柔佞爲盡節。欺陛下。誤國
是以致大患。日甚一日。乞嚴示手勅。責成面諭。實承而
行之。庶議定而功成。繼盛之調兵部也。中夜起坐自詔
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夫人張氏從旁笑曰。公
休矣。且歸耳。繼盛曰。何謂也。夫人曰。夫一仇讐而因公
幾死。今相萬父子百讐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耳。繼
盛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其夜卽燒燭。厲

史官尚引
公道可謂
君子

疏草時一鬼披髮繞旋案前啼號甚哀繼盛叱之鬼復啼草罷鬼乃不見及抵任之十二日疎成爲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有所行遣繼盛已抵闕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疏下錦衣嵩授意詰繼盛何自引二王繼盛對曰非二王誰不畏嵩者且王家事寧不憂爲嵩壞耶獄具杖一百送刑部繼盛創甚至夜半始蘇獄吏畏嵩屏去藥食繼盛薨益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刑部尚書何鰲欲坐以詐傳訖王令旨司郎史朝賓曰疏內但云二王亦知嵩惡原無親王令旨今云詐傳令旨其旨云何旣非有其事而輒題空坐以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四

十二

此罪人臣何私而解三尺似不宜至此也遂降朝賓爲

尚書侍郎
今安在哉

高郵判官侍郎王學益助成其罪竟坐絞繫獄司業王

祇遺其耳

材詣嵩曰外間藉藉謂楊繼盛不免公不憂萬世耶嵩

曰吾行當爲救之且卜之材曰卜之鬼乎卜之人乎夫

王材王世
貞座師也

人則笑卜也嵩令其子世蕃謀之胡值耶懋卿繼盛可

江西人其
後亦受戾

留否植曰不可懋卿曰是養虎自遺患也決不可決不

累職官

可嵩意遂堅方繼盛在獄獄舍甚卑又久雨蛙黷分枕

應生獄吏
耳而如雞

席而臥久之一吏應生當視獄別築室醫藥勞問相贈

長兩聖
青者反不

繼盛以杖澹左脚短三寸叩叩叩虛然病大汗小愈已

知之乎

得改室澤遂愈雖尚苦屢禁不爲動年期滿當去去請

于尚誓力為申救且自欲具疏繼盛心感之誓曰藏予
血三年而化碧即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送進昆曰肅皇帝陛下廉潔先後言事皆忠
顧之臣要以得罪罪狀而發盡言室莫如忠
抗疏豈不當上心無亦視將相如股肱不
奉社稷投鼠儲忌器況前聖乎故聖失樂石
朕敗彼一時也一齊人上說而為族諫者
尚矣則忠愍先入之日更而明雷震而死
漸也夫受在社稷而以身當社稷身死而社
得死所矣殺其身而用其言死且不朽殺思
虛語哉

高汝斌曰肅皇帝容道之主也中于稅相而忠愍
死人曰忠愍之至不幸矣差夫男子一則動
場用一片烈膽為社稷用一段苦心為七
頭顱如許為斧鑕用至極矣獨恨奸相之機上累
聖明辨之不早可不慎諸

二月都王景王婚

餘思至此
慘矣

三月倭寇海上王忬督兵攻於普陀山旋聞賜金帛有差○廷試賜陳謨等四百三人及第出身有差○海賊汪直糾漳廣羣盜大舉入寇連艦百餘艘蔽海而南自白寧嘉湖至蘇松迄淮北沿海數千里同時告警時倭寇中有渠魁名汪直者號五峰與毛教號海峰葉宗滿號碧川及王清溪謝和皆中國人後糾漳廣盜約三千餘人入寧波岑港登陸四掠焚掠甚慘因入慈谿知縣柳東伯不知所禦携印綬走匿寇殘殺人民無笑緝紳被禍尤慘先是王忬在浙令各縣皆築城自固獨慈谿士人持不可至是始悔不城爲失計東伯失守當坐死

杜虎父子
俱烈士

以無城可守。削藉爲民。其省祭官杜梈。與其父文明。率
兵追敗於王家園。海道劉起宗。因委防守。餘姚慈谿。定
海三縣。未幾與賊遇於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賊三十
餘人。斬其一酋。梈被創遂墜馬死。文明別將兵擊賊於
鳴鶴場。斬白眉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二賊。倭見驚遁。
呼爲杜將軍。旣而復追賊至奉化。楓樹嶺。以兵少無繼。
陷陣而倭愈熾矣。○總督三邊兵部尚書王以旂卒贈
大保。謚襄敏。以旂江寧人。爲總督開誠布信。虜不敢深
入。前後禦虜功首以千計。繕障塞皆堅壯可恃。西人賴
之。○虜寇延綏。總兵劉梅死之。寇大同。總兵郭都死之。

詔各優卹如例

五月倭寇破上海縣、燒劫縣市、知縣喻顯科逃匿、指揮武尚文、縣丞宗鰲戰死、撫操官奏令太平同知陳璋同蘇州同知任璟統兵籌畫、璋因上禦倭十二事、撫操俱從之。○南科賀涇奏留都根本重地、海洋密邇鎮江、京口乃江淮咽喉、瓜埠儀真又漕運門戶、請添總兵駐劄鎮江、待寇平而罷從之。

七月陳璋統兵敗倭寇、斬首千餘級、餘寇出境、浮海東遁。○虜酋佟峇把都兒入寇、掠靈州、廣昌等處。○命兵部侍郎楊博兼右僉都總督、蒞遼軍務、起李默爲吏部

尚書○倭寇犯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有失舟倭三百人突至平湖、海寧等境、焚戮甚慘、官兵禦之皆敗、先是倭自獨山之敗、其衆東遁、江南稍寧、惟崇明、南沙、泊失風倭幾三百人、舟壞不能去、總兵湯克寬及僉事任環留兵守之、日久不克、至是克寬復督邵漳等兵擊之、敗績、亡卒四百餘人、賊百餘由華亭縣漂缺登岸、流劫至木渚、金山衛等處、至是移舟泊寶山、克寬引舟師追擊、及於高家嘴、毀其舟、斬七十三級、生擒十四人、倭賊復掠大倉、南沙、五月餘、官軍列艦海口、圍之數重、不能攻、軍中疾疫、乃佯棄弊舟、開壁東南、賊遂潰圍出、掠蘇

松、各州縣三月又掠民舟入海、趨江北、大掠通州、如阜
海門、諸州縣、復焚掠各鹽場、餘衆有漂入青徐界者、山
東遼東俱震、巡撫都御史江東因上海防八事、卽罷議、
從之。○吏部尚書萬鏜致仕、削給事朱伯辰籍、時通政
趙文華、貢緣嵩父子、擢通政使、至是郎陽都御史缺、嵩
會舉文華、吏部尚書萬鏜遂以名上、伯辰跪其憑、聲援
而寵賂日彰、恣貪養而廉隅盡喪、閑散猶玷班行、臺憲
何堪、命使文華奏係吏部所職、且訐鏜怨望等事、上
乃出鏜、削伯辰籍、而留文華。

八月河南賊卽尚品作亂、尚詔本鹽徒初以私販作奸、

官府裏有
姑息之心
便長好後
無亂之漸

詣山東響馬賊攻剽遠近。鄰里畏之。官府不能制。先任
巡撫謝存鵬。苟幸無事。假以保長之名。歸德知府尹一
仁。復令督捕盜。遂擅聽民訟。肆爲威虐。與王千斤等橫
謀不軌。結衆尅日舉兵。郡以他事遣卒至鎮。尚詔疑偵
已。殺之以祭。率衆夜薄城。劫庫獄。捆載去。尚詔有令
勿驚學官。勿戮生儒。故守令皆匿學官。以免。尚詔家多
金。姬妾既攻城。柘城以賴子乘虛掠其所蓄。遇其姬
妾。姬妾識其人。以語尚詔。遂圍柘城。索之不得。乃破城。
執獲磔之。因掠公私帑庫。復圍太康。索所怨者二人。縣
官執其人。緹城與之。巡撫都御史楊宜檄都司尚允紹

等以宣武駐陳兵、援之、戰於鄆陵、官兵死者相枕、勢益
猖獗、至數十萬人、延及宿州、聲言寇鳳陽、隨寇南京、南
京兵部尚書潘潢與其屬計所以禦之、職方郎中阮星
乃廉得指揮謀勇者、自提重兵於池河、防禦分委將領
於沿江、策應賊無可乘、遂不敢南、官兵追及於五河縣、
賊分兵爲水陸營、凡紹環擊、須臾皆破、賊遂奔潰、不復
能軍、指揮袁燦擊之、蒙丘又復擊之、至十字河、斬獲其
帥、尚詔棄其軍械、散其徒而遁、

九月 上問嚴嵩民多無食、何以嵩曰、四遠饑民來京
求食、一時米價騰貴、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賣、

穆宗登極追封孝恭皇后

二月南京刑部尚書顧應祥秋奏決囚比得報已踰冬至二日應祥竟論決科道會劾之吏部覆應祥宜以過誤薄罰帝令致仕監刑及郎官各奉俸

三月京城外城完各官陞賞有差

五月慧星見北斗天權星傍○改王忬爲大同巡撫以徐州兵備李天寵爲浙江巡撫都御史○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江福建江南軍務

七月命昭馬鄒景和內閣嚴嵩徐階李本尚書李默王用賓都督陸炳入直西內其侍郎程文德郭朴閔如霖

純心齋記
絕項玄修
但馬草坡
歷四半堂
無期耳

續海子之
以自便之

吳山以侍從文學撰文不直入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
俄以金幣賜玄修請臣僧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乞辭
使臣洗心滌慮然馬草聚屍之報帝怒曰和故出不
祥語當擬怨訕律姑止革爵

九月原任吏部尚書熊浹卒○削武選郎中周冕籍
十月虜攻薊鎮邊牆警報沓至○上遣厥校往察其狀
見楊博擬甲登陣宿止古北口垣上將士守禦甚力
上大喜發萬金犒守牆將士總督楊博總兵周益昌各
衣一襲○倭分掠嘉湖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嚴嵩言倭寇猖獗請遣大臣

私探賊情
托之以可

假之

湯騎之何

益其官多

提况文華

之語乎

紅環有古

名將風

惟勸戒之

有素所以

能得士死

力

三月以楊博爲兵部尚書。○任環督舟師與倭戰於南

沙野。時蔡中丞檄環討倭。付兵三百。皆新募。環屬以必

死。無旋踵不入。與家人訣。爲書付之。而去。親介胃臨陣。

士無敢不從。特賊鋒銳甚。勢不敵。屢戰皆縮。賊亦不敢

肆。環敝衣止殿。與士襍行。濡雨際昏黑。無休令。俟草間

嚼糲飲水。同勞苦。且喻勉衆士。以古義烈事。將士以與

之同生死。至是倭自吳淞出洋。七船要之。不得前。以五

百據南沙。環率衆將解道明往擊。適新倭至。甚盛。相與

守數月。以舟師與戰。敗之。斬首百餘級。

高汝拔口、衣騎潛出沒、張嘗夜追之、出其前、張去、
張嘗膽滿中、賊過之、不知、匪至、明士、始得之、又遇矢
石上、以死、悍、張亦被傷、昇之、趁水、濱、梁已敗、大餘
起而追、追急、張留、擊之、死焉、乃
免、張求其首、爲流涕親視之

五月倭寇自崇明進薄蘇州府城、大掠、復自蘇州至嘉
善縣、轉趨松江、出海、衆將俞大猷擊敗之、於吳淞所擒
七人、斬首二十餘級、倭自是趨海鹽、復次嘉興、衆將盧
鏗等帥兵禦之、稍却、次日復戰於孟宗、偃伏起、殺官軍
四百人、溺死五百人、都司周應棋等死之、賊乘勝入據
石墩山、分兵四掠、攻嘉興城、副使陳宗發帥兵禦却之、
焚其舟、賊遁入乍浦、與長沙灣寇合、犯海寧、諸縣既而

諸將皆敗
于平功莊
走河為禍
或

雅任苦重

東掠入海至崇明縣夜襲破其城知縣唐一舉死之
八月倭寇自嘉興遠屯採灣港枋林等處進薄嘉定縣
城募兵蔡將李逢時與許國以山東兵鎗手六千人至
與賊遇於新涇橋逢時率麾下先進取之賊退據羅店
鎮官軍追擊之擒斬八十餘人許國恨逢時與之同事
而先不約已乃別從間道襲賊以分逢時功追至採灣
港乘勝深入伏起官兵大潰溺水死者千人指揮劉勇
等死之諸軍倉卒不整國大敗事聞以南京兵部尚書
張經嘗總督兩廣有威惠為狼土兵所載服故以總督
直隸浙福軍務勒令節制當天下半得以便宜從事開

賊自柘林
犯嘉興經
水陸攻之
大敗千石
塘澤賊走
平望命大
隊追擊者
平望至王
江迎承順
兵出柘湖
攻其前保
堵兵臨其
後共擒斬
一千八百
餘人溺死
者不可勝
紀此時文
華論經死
寇殘兵之
難已上奏

府置募自辟參佐經亦慷慨自許然是時倭據川沙壘柘林爲巢新倭復至地方甚恐聞狼兵至人心稍安而趙文華奉命往松江祀海乃厚犒狼兵激使進剿至漕涇遇倭與戰不勝頭目鍾寅等十四人皆死於是倭知狼兵不足畏復肆掠如故迨至王江涇之捷生擒斬首二千有餘賊數百奔於柘林縱火焚巢駕舟二百餘艘出海東避東南用兵此稍爲吐氣云○高埠逃倭自杭州西掠至嚴州淳安僅六十餘人以浙兵逼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縣趙太平府時操江都御史駐太平督兵禦之賊引而東犯江寧鎮守備趙指揮朱襄等率勇

士數百人出時賊已至板橋襄等急緩不知祖弼從酒
 一遇賊盡爲所殲羣賊沿途殺人由安德鳳臺夾岡各
 門外鄉落搶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羅節卿指揮
 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開望風奔潰賊遂過關而去自南
 京出秣陵關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至游墅關南
 直廵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
 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感之隨地與戰乃
 檄召僉事董邦政指揮婁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
 九級賊始懼奔吳舍欲潛走太湖我兵覺之追及於楊
 家橋盡殲其衆此賊自紹興高埠奔竄不過六七十人

原六七十
入橫行半
天下

邦輔之德
係非若此
宜掩其以
爲功者也

流劫枕嚴徽寧太平至犯南都經行數千里破傷無慮
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開、歸、功、僉、事、董
邦政時督察趙文華聞此寇且滅急趨赴之欲攘其功
比奏則邦輔已先奏捷文華大怒遂調兵四集謂陶賊
乃柘林餘孽胡宗憲因大言賊不足平以悅其意遂悉
簡浙兵得四千人約邦輔以直兵會剿浙江兵分三道
直兵分四道東西並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
軍士千餘人直兵亦陷賊伏中死者二百餘人賊勢益
熾文華先恨邦輔至是乃以誘賊寇患委罪邦輔及僉
事董邦政奏之詔下邦政與總督逮問既而刑科給

蘇以不佞
于要路而
致之罪焉
自此旁人
灰心志士
飲恨矣

此一火毒
生出焉小
海木

事中孫濟言近見督察趙文華請罷建撫曹邦輔參稱
約與夾攻而邦輔後期及考疏內所列邦輔督副總兵
偷大猷進剿在九月十一日浙兵次日方進則後期之
罪不在直兵今蘇松士民交口咸稱邦輔實心任事而
前流劫留都之倭又爲邦輔所滅功績顯然違請罷斥
文華之意殆不可曉兵科給事中張杖復言浙直官兵
會剿胸賊倭寇屢遭陷敗諸臣奏報不實且趙文華欺
罔大負簡命上乃申飭文華失心棄公視師圖效後
趙文華既擢王江涇之捷爲已有又奏言破倭於周浦
等處捷聞召還京各臣奏勸功罪俱明獨食事董邦政

次官于朝
廷而在
于私室
感世所
有也

指揮婁宇二人。文華惡之。賞竟不及。巡按直隸御史張雲路。敦亦爲論奏。不報。而曹邦輔竟謫戍邊。文華如能。功一至於此。○遣官往四川山東開礦。

四月田州土官瓦氏并孫男岑大壽大祿引兵應調。總督張經分配總兵俞大猷等殺倭。奏聞。詔賞銀紵。餘令軍門獎賞。○趙文華還京。誣下張經李天寵獄。時以天寵轉巡撫。張經爲提督。於已有力。陰望厚報。而經寵以地方孔亟。不遑往謝。又見經有王江涇之捷。更深忌之。遂誣奏逮獄。經上疏自理。不報。

六月常熟知縣王鐵江陰縣知縣錢錚率士民禦倭死。

所活數萬人皆任環生之也人乃與陰德與死焉同功

之贈卹有加。倭寇蘇州民逃避無所號呼震野焚掠慘不可言門不敢啓擁塞蹂踐乘埤者望之而嘆攀緣上者又縋絕而下環適還自儀真曰奈何坐視之縱有覘謀我在何患身自出辟門令男女以列進且察之賊聞竊入卽縛訊駭以爲神累日所活蓋數萬人復率解明道兵出力疾戰賊退入太湖我兵用舡艇邀之乃瘡所獲餌我因得逸去環以功進副使有親喪巡按以倭寇未平請留之詔曰可任事如故

十月裕王第一子生。獻囚楊繼盛時冬月繼盛三木詣朝審諸內臣士庶夾道擁視共指曰此天下義士又

三代直道
猶在人心

指其三木竊嘆曰奈何不以此張嵩與世蕃繼盛口吟

二詩具見
鑑錄

曰風吹柳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厚德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僻生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上雖論盛死。

心實器之每識。輒執筆躊躇者久之。卒不忍殺。斯時邊情軍務失律者。必殺不貸。嵩揣知上意。乃以張經李

天寵疏覆奏。附繼盛於尾。上覽之。謂江南釀寇遺患。

遂下旨行刑。繼盛妻張氏疏言。臣夫諫阻馬市。預伐仇

黨。聖旨薄誦。旋因驚敗。首賜滿雪。一歲四遷。臣夫卿

恩圖報。謾聞市井之言。尚徃書生之見。安有陳說荷上

皇明法典。傳錄

嘉慶卷四

三

謂此處而
不誤下者
罪大也

不卽加戮。俾從吏議。杖後入獄。割肉二觔。斷筋二條。日
夜籠梏。備諸苦楚。年荒家貧。臣紡績供給。兩賜奏。俱
蒙特宥。今混入張經。跪尾。奉旨處決。倘以罪不可赦。乞
將臣梟首。以代夫命。夫生一口。必能執戈矛。禦魑魅。以
報。陛下奏入。爲嵩抑不得達。遂與張經、李天寵同死。
西市。是歲論大辟囚當刑者。凡百餘人。詔決九人。而經、
天寵、繼盛三人與焉。由是天下惡嵩父子益甚。及遇害。
王世貞、吳國倫、徐中行、王世懋等。執手泣訣。經紀其喪。
王遴撫之曰。君無憂身後。予有弱息。請配公次子應尾。
繼盛謝曰。罪人之裔。何足以辱賢女。遴曰。不如此。則世

上有君臣無朋友矣。夫世廟天威嚴峻，然當其時，披鱗逆耳者，不絕於前。其極抗直，嬰觸者，稱三楊謂大理卿楊最、御史楊爵與繼盛而三。乃其受禍，惟繼盛最烈，要之至死不變其忠，固天植哉。

十二月，科道楊允繩、張巽言劾光祿臣胡胄乾沒帑財，膏訐繩等，訕上齋祀靡費，駕言劾臣。帝命允繩提子罵父律絞，與巽言同杖，言膏俱補外。○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山移地裂，城郭皆陷，震壓死者數十萬。尚書韓邦奇、同卿馬理祭酒王維禎同日死焉。○以胡宗憲爲浙江巡撫。○按察司副使任環以破倭功，巡撫薦其

素閑經略。命統兵蘇松諸郡禦倭。會倭寇上海浙援
迺至環與夾攻。以舉燧爲約。賊出掠歸。縱火殪之。賊奔
追至青村。賊入保壘。計可必取。時大雨。又得乘突去。未
幾復寇上海。攻圍急。環以輕兵三百及僧八十人跡之。
擊敗於五里橋。習家墳。又以兵援崑山。而身間行。抵大
倉。則毛家葛隆諸屯。賊皆會集。傳於城。三面治攻。具有
必剪屠意。除道覘望。羣醜坐甲。斷遏聲援。衝梯隊。道肉
薄而登。環率死士。飛刃斫之。連發鏃。碎其首。矢石交下。
相殺傷甚。又總兵下突。而前漸氣奪。委棄塗地。走始
以我易興。賊可旦夕拔。至是始畏恐。不敢緣我堞。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正月文華自江南旋李默以盛氣折之文華劾其部選策題以漢武征伐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功成淮蔡而晚業不終爲謗訕上怒下獄刑部尚書何鰲擬子罵父律絞竟死於獄

三月顯陵宮殿成諸臣擢賞有差○以工部尚書吳鵬爲吏部尚書○廷試賜諸大綬等三百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倭寇溫州同知黃鉏死之○倭寇萬餘趨浙江皂林遊擊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於三里橋三戰三捷斬首三百餘賊首徐海等駭懼稱爲神兵會橋陷軍潰禮

等俱死。論者謂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功。已而贈禮部督同知世襲指揮僉事。○復遣趙文華視師江南。先是文華歸，上疑其言之不實，每以問嵩。文華大懼，時浙中倭報甚悉，巡按請遣才望大臣督師應援。嵩爲文華保全，言于上，遂得遣。

五月，方倭之寇嘉興也。阮鶚爲巡撫，而胡宗憲爲總督。鶚議主剿，而胡議主撫，兩不相能。然自嘉興轉寇桐鄉，敵氛甚銳，去來實徐海麻葉領之。陳東附焉。斯時度我兵未聚，阮鶚在圍城中，旦夕且破。宗憲忌城一破必且虜巡撫去，愈益輕我。於是謀間徐麻遣一善說者詣徐。

所謂曰胡公墓足下威名終當爲國保障若肯忠順且有薄貺欲輸左右以示結納之意徐聞之甚喜說者還報宗憲業已買二美妓皆殊色絕飾佐之千黃金及綢幣數百純遣人從月下昇送徐海徐拜受之深感宗憲厚已遂無意攻城麻葉聞海受美女金幣之賜以爲有二心於我懼其賣已叱曰賢子乃背我耶不足與共事遂拔砦去以此桐鄉得不破○科臣孫濟言禦倭諸臣事權不一久無成功本兵奏言督察主竭忠討賊覈實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略巡撫主督理軍務措置餉銀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陣有司保安地方固

守城池。命下諸臣遵守。

○有諸生蔣州者謁軍門。請往說倭夷汪直使降。則夷禍不煩戰而消。宗憲是其言。且汪直與憲同鄉。乃迎其母子入枕厚撫之。檄布政司遣州往諭。既遣始聞州持直母子書至。諭直還報島夷欲奉命通貢。而汪直謝爲徐海所誤。願得來降。惟懼死罪不敢耳。遣養子毛臣送州回。乃令州仍往諭。且許直來降之日。與官鎮海上焉。自州之再往入倭也。徧歷諸島。披賊勸諭。倭衆惟其言是從。而直又自分能肅清海氛。遂與其黨毛海峰葉碧川諸好人挺身同蔣州來杭州。洲至而直未至。人疑

其詐。遂按周斯盛請罷賁罪州。於是連州鐵州既逆陳
翰倭始末及言直以誠來其未至必風聞耳九月直裝
巨舟遣夾目四十人隨來泊舟定海蓋初同舟來實以
颶風損舟也宗憲使人招直直願見州州方對理疑缺
望不遣遣千戶夏正質其舟直素與正善特質遂詣軍
門請罪具言其與州戮力伏乞得靖海中自効宗憲特
以和禮命指揮爲其館主給肩輿出入復予蔬米酒肉
供膳舟人日費數百金且交質爲信保無他故宗憲上
狀請赦汪直等科臣王國禎力持不可賊入上謂直
元兇不可赦宗憲不得已乃審嚴按察司收繫直等衆

斬之

九月胡宗憲以餌誘徐海居沈庄且久議和而文華力主勦督兵甚嚴以書遺宗憲讓其逗兵自老遂集諸將兵圍之數重縱焚其廬死者甚衆後從朋展中識徐海屍浙郡遂平先是宗憲以計問麻葉麻葉怨海遂別與陳東合部率倭攻我宗憲偵知之遂謀專誘海遣前說客往說海曰胡公欲委心足下誠得足下陽比麻葉陳東示之無疑而以間圖之二人就縛則餘黨可解是足下以一身退數千倭衆爲中國功甚大胡公請命於朝赦足下罪授之安東將軍傳之後裔又有仗義之名孰

平定取南
至今事其

徐海雖惡
已非一日
殺戮亦不
止一人
珍賊足
爲過但既
降矣又何
殺焉不信
不武誠者
不能無議

與以寇終處安危不可知之地哉。因與立誓曰：胡公有言，負足下者如日。海念桐鄉之賜，又察說者言，非爲欺者，遂慨然許諾。未久，以計擒陳東、麻葉等一百餘人，獻軍門乞降。時有欲閉城不納者，宗憲曰：「弗納示弱，亟開之。」各官以次列坐受降。海率衆露刃雨盟而入，首呼犯人徐海死罪。宗憲慰以既能擒賊乞降，前罪可宥。海故遊僧，復下堂以手摩其頂，戲之，賜中國服，與袈裟而覆以錦繡，併賞其衆。紅絹各一，俾擇所便以居。候朝命而海歛兵屯於梁庄。是時趙文華復出督兵，宗憲乃語文華曰：「賊首既擒，皆徐海之力。此其功罪相等，宜疏請宥。」

皆撫勸撫
吳忠故為
青事幸而
中于賊不
幸而中于
國當事者
不可不察
也

海量予一官為歸義者勸。文華方欲以殺敵為功力。持
不可。宗憲復曰。海親兵皆死士。且縛叛乞降者。不顧眾
議而撫之。今安能驅烏合與鬪。文華曰。海率眾扶刃輒
入。以窺間隙。非納降之理。况阱中之虎。豈可復縱歸山。
耶。宗憲爭之不得。華催原調兵六千。既集。移營薄沈庄。
宗憲猶心憐海。未遽議戰。文華與鶚乃移憲婦人冠屨
之。憲不得已。與文華督兵攻梁庄營。海知事變。掘深塹
自守。且溝柵數重。官兵皆觀望不敢入。鶚乃怒曰。若輩
不知海之攻桐鄉耶。檄趨總兵俞大猷督重兵由海鹽
環攻之。其地四面皆水。若不能登。乃令諸軍囊土填河。

成路而用火炮攻之。會大風火發風烈賊多焚死。城中
分道出應。三戰皆捷。斬獲一千六百餘級。海倉卒溺水。
引出割其首。於是其從辛五郎等皆授首矣。餘衆解散。
十月湖廣苗叛。總督馮岳平之。陞賞有差。

十一月虜寇遼東塞。總兵殷尚質遊擊嚴懋官死之。贈
卹有差。奪總督王忬俸。巡按蘇志皋落職。○獻倭俘。加
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迨直隸總兵俞
大猷下錦衣衛獄。尋發沿海立功。以盧鍾爲浙直總兵。
此胡宗憲論其失事。承世蕃旨也。大猷老成持重。性沉
默。不善滑刺。世蕃怒其不附已。故有是迨。迨至文武臣

以大猷忠勇爲國惜才溝解勿獲乃助金千五百兩大猷復自假貸合爲三千兩以餽世蕃遂得不死○罷職革冠帶發大同立功徽王載堦以罪廢自殺蓋徽之國開封鈞州先恭王箐殺知州巡按御史劾之上謂御史弘庇其屬逮詣京廷杖之及王卽位謂帝庇我乃益橫日嗾護衛卒撻羅士民家耽美田園奇異木石輒占取之女子端麗者強昇入府爲官婢不可則以刃衛卒小有過輒箠死或生啖虎豹或生蓋棺中燎焚死痛哭聲徹道又庇其伶人使變輟縉紳又挾諸客徵行鳳陽留都又素好方術士煉女祭爲鉛服之云能延笑時有

梁散人以羽客山入王門下知上好方術乃竊王鉛走京師賣緣獻上服之喜復索鉛散人不能繼貽書求王王謂吾鉛當自獻何爲假彼市寵也乃不與散人叩之一日上從容問散人爾遊徽郎知王何似散人前卻奏曰日者猶未詣事自遊留都還則大曉暢上愕然自是疑王而州民耿安有女在王宮被箠死燬其屍安痛女非命走京師上變告王謀不軌且指其潛覩留都鳳陽睥睨非望及諸罪狀下河南撫按勘覈不妄上怒命削王爵廢爲庶人禁錮鳳陽邸於是巡撫都御史潘恩等率衆圍王宮王懼命妃妾四十人俱麗粧自

經王亦經死。貨貨俱沒入官。先是王庭鍾鼓自鳴。後苑見羣羊山沒。占者知爲亾國之兆云。○時有建議薊州增設戶部侍郎督糧練兵者。嵩佯以推趙貞吉。且召之飲酒。詭曰。是行非公不可。貞吉曰。人臣之義。死生以之。復何諉哉。酒半。貞吉徐曰。今欲戶部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卽部中與出薊州何異。添官徒增擾耳。况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益。練兵也。尚作色怒而罷。嗾其黨張益勅之。貞吉竟奪官去。